BEI GUO ZHOUMO

本刊第 110 期

《北国周末》题字 贾平凹

这一家农民为刘少奇铸铜像

■人间真情

□文图/张大奎

握过手后，牛志远坐在家中的小院里，双手不停地对搓起来。看着这位质朴的农村老汉，笔者感动地问道："牛大伯，你多大岁数了?"老汉抬手挠了挠花白短发，吭哧了半天，终于说明白了笔者的问话：

牛志远，男，汉族，58 岁，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十里铺单庄村农民。

就是他，为刘少奇铸造了一尊高 2.37 米，重 1.7 吨的铜坐像。

全家人举手表决：通过

小麦归仓了，麦秸也垛了起来。1997 年 6 月 28 日下午，牛志远老汉特意上街割了 2 斤肉，交待老伴晚饭做丰盛些。

吃罢晚饭，望着 74 岁的老母亲，牛志远说："妈，您晚会儿睡，我有个事想说说。"

"啥事你就说吧，我老眼昏花的，懂个啥?"牛母说道，就要去铺在院里的凉席上睡觉。

"妈，今晚说的事有点特别，你还是参加吧。"

牛志远劝留老母，回头又对老伴和 4 个儿子及两个儿媳说："我有一件事，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与牛志远同岁的老伴是个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她不爱管事，也乐意顺从丈夫，听说丈夫今晚有事，她赶紧坐了下来。倒是 4 个儿子见父亲今晚郑重的样子，有点意外地笑道："爹啥大不了的事啊?"

"这个事很重要。"牛志远给儿子每人发了一支香烟，看了两个儿媳一眼，说："抱好孩子，别让他俩乱跑。"

牛志远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缓缓地说："我想给刘少奇铸个铜像，你们看行不行?"

"啥呀?"全家人都很吃惊，仿佛听错了似地问道："为刘少奇铸铜像?"

"对，为刘少奇铸个铜像。"

这次，全家人听清了，无人再说话，场面顿时沉寂了下来。牛志远也不说话，他静静地吸起了烟。

"铸个铜像，那得需多少钱呀?"二媳妇李卫红终于忍不住开了腔。她 27 岁，1990 年县职高毕业，94 年和同岁的牛永军结婚后，一直盼望能盖处新屋，好住宽畅点。如今新屋没盖起，公爹又要为刘少奇铸铜像，她首先想到的就是钱。

"全身像，大约二、三万吧。"牛志远说完，又吸起了烟。

"二、三万元呀? 他爹，咱有那么多钱吗?"老伴一听需这么多钱，也忍不住问道。

"我算过了，咱家里有 2 万零点，再借一点，就够了。"牛志远说话，又吸起了烟。

"爹，刘少奇和咱不亲不邻的，为啥要给他铸像?"25 岁的老三牛军锋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却至今没有定下亲，他听父亲要花完家里的积蓄不说，还要借钱，颇有点不乐意。

"和咱不亲不邻?"牛志远轮番盯着儿子们，不满地说，"你们知道不?没有刘少奇，你爹早死了，哪有咱现在的一大家人?"四个儿子被父亲的话说懵了，他们不解地望着父亲，等待他解释清楚。

牛志远看着老母亲，一字一句地说了起来："59 年大食堂，咱襄城县饿死了很多人。你奶、你爷和你叔我们 4 人，饿得嘴一张一张的。快要饿死时，刘少奇让咱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咱家分了 8 分预借地，地里种上红薯，红薯大丰收了，填饱了肚子，你爹才逃了个活命。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使他蒙冤屈死开封……"说到最后，牛志远再也说不下去，竟低头落起了泪。

"你爹说的是，要不是刘少奇给咱分那 8 分地，早没有了咱这一家人。"一直没说话的牛母接过了儿子的话。

"人要有良心才是人哪! 为刘少奇铸铜像，是我多年的心愿，你们要是不同意，我自己铸!"牛志远擦把眼泪，抬起头，提高了声音，"现在谁同意谁举手，谁不同意不举手。"

牛志远说完自己先举起了手，28 岁的老大牛占锋举起了手，牛母举起了手，老二牛永军举起了手，老四牛冠军举起手，老三牛军锋也举起了手……包括两个不满 6 岁的孩子，全家 11 口人都举起了手。

四处奔走铜像设计最终定稿

家庭会议的第二天，牛志远让大儿、三儿、四儿下地忙夏种，留下二儿牛永军，交给他家里仅有的一张刘少奇半身挂像，让他观察、揣摩、打泥型。

1986 年春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牛志远要学门手艺。学什么呢?思来想去，他决定拾起已丢了几十年的祖传铜铸工艺。凭着自己幼年的记忆，又经过外出多方拜师，牛志远终于学会了铜铸。学会后，便手把手教大儿子。大儿子学了半年，学不通精细活，恰逢 15 岁的二儿子初中毕业不愿再上学，牛志远开始转教二儿子。二儿子牛永军很争气，一点就通，牛志远便让永军专打泥型。三儿子、四儿子初中毕业后，牛家父子 5 人农闲时便开始铸起了铜像。

刚开始，铸观音、铸菩萨。后来，农民们富有了，请牛家父子给死去的老人们铸半身铜头像。每接到活，都由老二永军设计塑泥型。老二塑成泥型后，由老大依泥型浇出分解腊像，再由老三、老四依腊像用石英粉混石膏造出分解的模型，最后父子四人同上阵，铸出分解铜像并合焊在一起。

老二牛永军这次可真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挂在墙上的刘少奇半身像，左看右看，整整看了两天后，找到父亲说："爹，这泥型我打不出来。"

"为啥?"牛志远很吃惊地问。

"图片资料太少。"

牛志远没再说话，当天领着二儿子永军来到县文化馆，寻找刘少奇的图像，找了一天，仅找到两个半身图片。第二天，牛志远又一个人来到开封刘少奇纪念馆，人们给他找出了报刊上刘少奇的许多图像。牛志远如获至宝，回到家，把刘少奇不同年龄的图像交给了永军。永军仔细看过后，把一张刘少奇跷腿坐在圈椅里微笑的图像交给了父亲说："爹，就铸这个像吧。"

牛志远看了看，说："中，就这张吧。"说完，牛志远似忽想起了什么，又说："铸这个像也中，不过他老人家死得冤，又整天为咱老百姓着想，铸出的像上，要让他老人家面带忧虑的愁容。"

根据父亲的旨意，牛永军比着图片上的刘少奇坐像，开始用特制的黄泥塑起了泥型。

1997 年 9 月底，历时 3 个月后，牛永军终于设计出了刘少奇铸像泥型。牛志远坐在刘少奇泥塑面前，反复看了整整一天，他说："永军，既不形象也不神象，重新再塑!"

牛永军又开始了第二次塑泥型。又 3 个月，至 98 年春节前，牛永军第二次塑出了泥型。牛志远看了又看，心里仍不满意，但他没有说什么，他知道，二儿子已拿出了全部的看家本领。

正月初六，春节还没过完，牛志远决定到湖南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寻找图片资料。

3 天后，牛志远来到了座落在宁乡县炭子冲刘少奇故乡的刘少奇纪念馆，馆领导黄柯得知河南这位老农的来意后，热情地款待了他，并给他找出了更为丰富的刘少奇图像资料，同时提出了馆里的 3 点意见：一、此事馆里报告王光美，并征得同意。二、设计出铸像泥型后，应征得专家认可。三、铸像最好在 1998 年 11 月 24 日刘少奇 100 周年诞辰前铸成，馆里无条件接收。

刘少奇的侄孙刘正山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他邀请牛志远到家里作客，并给他讲了爷爷在家乡的许多故事。

牛志远回到河南后，家人倍受鼓舞，4 个儿子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加班赶时铸铜像。

但是，牛志远却要求二儿子重新再塑。牛永军委屈地说："爹，真不行，咱就请专家吧。"

1998 年 3 月 1 日，牛志远多方打听后，到开封请一民间塑像大师。大师开价很高，6 天时间 3 千元的设计费。牛志远说他是无偿捐款铸像之后，大师仍不肯降价。无奈，牛志远只好 3 千元请大师在他家塑了 6 天的泥型。

花了 3 千元，仍然是形像神不像。没办法，牛志远又于 4 月初，找到平顶山市文联一位曾在贵州百色纪念馆当过馆长的老同志修改。老同志虽然不要任何费用，但却要求天天车接车送。牛志远家里没有小轿车，只好花钱租了辆车，早接晚送。几天后，花了一千多元的租车费，老同志说修好了，牛志远远看近看，心里仍不满意。

不满意，再请人。牛志远又通过襄城县师范学校一位教师，找到漯河市艺术专业学校的一位美术教师。这位美术教师很敬佩牛老汉，分文不取，自费到牛家修塑了 6 天泥型。但仍不能达到神象。

此时，已进入了 7 月份。牛志远很焦急，他发了疯地打听寻找，最后托人找到河南大学的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讲师。讲师张口开价 6 千元。牛志远一咬牙，6 千就 6 千吧，只当地里的一季粮食没收成。

讲师还真行，前后两次对泥塑修改了 24 天，刘少奇泥塑便活了起来。

牛志远很高兴，他认为此次的钱终于没有白花。

向笔者介绍情况时，牛志远不止一次地叹道："你不知，咱们老百姓，办个事难啊!"

难啊! 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为了自费给老一辈革命家铸铜像，到处请人，到处花钱，的确很难! 而那些所谓的专家、讲师们，在伸手向牛老汉索要设计费时，却脸不红、心不跳。

铜铸泥型设计好后，牛志远请人全方位拍出了照片，寄给刘少奇纪念馆，征求意见。

1998 年 9 月 20 日，纪念馆回信表示认可，并让牛志远加紧时间铜铸。

铜像终于铸成

一尊栩栩如生的泥塑摆放在牛家小院后，人们才知道：牛志远要为刘少奇铸铜像了。乡领们纷纷赶到牛家，围在"刘少奇"身边，看了又看，最后，他们异口同声地对牛志远说："给刘少奇铸像是咱老百姓的共同心愿，老牛，如需要帮工，说一声!"

县乡领导闻讯也分别来到牛志远家，问他需要什么不?

牛志远说他什么也不需要。

其实，牛志远正为资金发愁。找人设计泥塑已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如今再购买原料，只有借钱了。但牛志远不愿说出自己的难处，更不愿伸手向上级政府要钱。他想：说出的话不能兑现，这可不是牛家人的性格。

于是，牛志远又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晚，再次召开了家庭会议。会上，牛志远说明了向亲戚借 2 万元、向银行贷款 3 万元的想法后，全家人表示赞同。牛母看着孙子们说："钱是什么? 钱什么也不是! 你爹干这事，是咱老牛家几辈人的骄傲。"几个儿子看着父亲说："爹，咱砸锅卖铁，也要把老人家的像铸好!"

那一刻，电灯光下的牛志远哭了。他看着儿子们，言语哽咽："你们能理解爹，爹真高兴啊!"

3 天后，5 万元借款到位，牛志远让 4 个儿子分头一去襄城县城、平顶山市、许昌市、郑州市购料。

又两天，0.3 吨石腊、1 吨石英粉、1.5 吨石膏、1.7 吨黄铜购回了家。

铸造黄铜像开始了。为了赶时间，牛志远带 4 个儿子，打破了原来父子分工铸像的程序，一同干起来。农家人闲不着，地里有活时，牛志远让老伴带两个媳妇去干，他和儿子们闭门不出，专心铸起铜像……

熔蜡、粘石英粉、铸石膏、熬铜块……有时人手不够，不用牛志远说话，乡亲们自动跑到他家帮忙。

千辛万苦，万苦千辛。1998 年 11 月 10 日下午，高 2.37 米、重 1.7 吨的刘少奇全身坐像终于铸成。看着老人家活生生地坐在院里，牛志远激动得哭了。他拉过 4 个儿子，一起跪在刘少奇铜像面前说："老人家，我和孩子不才，请您多原谅铸得不好。"刘少奇没有说话，那双忧郁的眼睛静静地望着远方。

11 月 13 日早上 6 点，牛志远 2 千元租用的一辆汽车开到了家门口。乡亲们一起把刘少奇铜像请到汽车上，又盖上了红布。牛志远的 4 个儿子分列站在铜像两边，护送铜像安全到达湖南。

汽车就要启动了，牛志远点响一挂长长的鞭炮，送老人家上回乡的路。

11 月 15 日早晨，这尊全国独一无二的刘少奇铜像被牛家 4 个儿子送到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纪念馆，被安置在纪念馆早已做好的汉白玉底座上。

11 月 18 日，由中央举办的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刘少奇故乡举行，牛家的 4 个儿子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文艺盛会。

上图为牛志远（左）站在铸好的刘少奇铜像旁留影。

■热门话题

天伦审判 在西安引起轩然大波

□文/王海安

一

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发行的 20 集纪实电视剧《天伦审判》在西安电视台 35 频道播映后，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介绍，在西安电视台 35 频道播出节目预告和片花后，与剧中人有关的王桂林等就寻到了电视台，要求停播。被拒绝后，她们又寻到某报进行哭诉，"声讨"该剧的编剧、执行制片林宇。王桂林的说法经该报披露后，当地的一些媒体也纷纷介入，《天》剧遂形成人们的议论热点，该电视剧也成为西安人的收视热点。

这部电视剧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录音录像出版社根据发生在本地的一个真实案例而摄制的。

1996 年 6 月 20 日，正值"严打"时期，在西安有名的理工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发生了一起残酷的血案：67 岁的退休老教授、留苏副博士王玉荣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唯一的小孙子，随后自杀未遂。人们在对这起血案震惊的同时，不由得思索：这个老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杀妻灭孙?

在杀人现场，发现了王玉荣写给其五妹王桂林的一封遗书，内中有给母亲的一段话："……我已决心带着孙子先走。人生太痛苦了，我不忍心让他再受这样的痛苦。我也让孙安秀（即王玉荣的老伴——编者）走，和她彻底了结这 46 年的恩恩怨怨。儿子不孝，儿子没有让您过一天安生、舒心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孙安秀一手造成的! 儿子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在您百年之日，儿会带着孙子在阴间迎候您老人家……"

据被捕后的王玉荣交待，他杀妻是因为孙安秀对自己 95 岁的老母亲不孝。但是，他为什么又要杀自己唯一的孙子王晶呢?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公开审理此案之际，王玉荣的 3 个儿女和王桂林找到了许小平律师，请求他为杀亲凶手辩护。

许小平仔细阅读了案卷后，于 10 月 16 日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王玉荣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以期对他杀孙行为做出合理的排除——看他有没有精神障碍。

10 月 20 日，许小平又向法院发出了要王玉荣的老同学，老同事王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10 月 23 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王玉荣故意杀人案。在检察官宣读过起诉书后，许小平做了辩护发言。

王某在法庭上作证说，王玉荣对老母亲的孝心遭到了妻子 40 年的发难。王母在 50 年代初即遭到孙安秀的毒打，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直至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90 高龄的老太太无法在儿子家生活，只好由女儿接走。于是，王玉荣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

所有这些要求对王玉荣免除死刑的理由，法院都没有采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玉荣目无国法，因家庭矛盾竟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杀妻灭孙，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对王玉荣应依法判处死刑。唯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结论：王玉荣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抑郁发作，实施杀人行为时，有限定责任能力，故在量刑时应予以从轻判处。法院判决：王玉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王玉荣没有上诉，检察院也没有提起抗诉。

二

笔者在看过《天伦审判》后，对过去由于某些传媒的片面宣传印在脑海里的"慈母——孝子——恶妇"模式产生了怀疑。而且，笔者坚决相信，有同感的观众不在少数。《天伦审判》为什么要否定这个模式呢? 记者采访林宇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林宇回答，刚开始我们准备拍这部电视剧时，也受舆论的影响，准备拍出王玉荣杀亲的"合理性"。但是，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孙安秀的亲人和她的同事、好友的一些说法，改变了我们的创作思路。我们在深入采访后认为，王玉荣的家庭矛盾与一般家庭的婆媳矛盾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了，孙安秀作为一位不错的女人，性格直爽、乐于助人、家庭内外很有人缘。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责任心强，泼辣能干，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儿子们认为她是一个好母亲，有什么事都愿找她说。家里 3 个儿女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子，都是她一手操办的。孙安秀对王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唯一不足的是，孙安秀脾气不好，性格急躁，但她又是那种有口无心的人，一阵暴风雨后就天晴了。至于她和婆婆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冷战"而已，没有什么具体的"虐待"行为。

既然这样，王玉荣为什么要杀妻呢? 这就要谈到法院的那个判决了。林宇说，法院认定王玉荣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抑郁发作，实施杀人行为时，有限定责任能力。于是，自然这个判决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像王玉荣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可惜，人们对此却认识不足，往往在酿成悲剧后还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林宇质问说，难道就因为孙安秀已经长眠在地下了，我们就可以朝她身上泼污水吗? 那些对天真单纯的王晶进行责难的言辞，更是有损人类的良知。

三

据当地传媒披露，为《天》剧播映王桂林等人首先发难。她们认为，林宇对自己用了欺骗、哄骗和引诱的手段，使自己全家 7 个家庭三代人都陷入了一个精心制造好的圈套。

王玉荣的儿子在电话里告诉笔者，林宇想用他们家的痛苦赚钱。他们是被逼着拍了这部电视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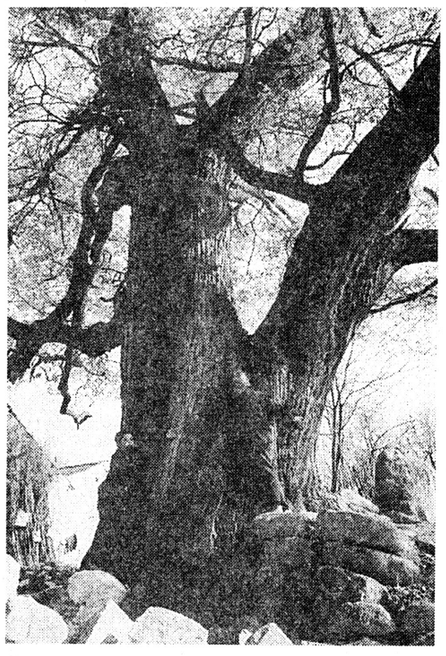
王玉荣所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对此反应也十分强烈，认为电视剧损害了本校的名誉，丑化了知识分子的形象，要求停播《天》剧。

以高收视率播出《天》剧的西安电视二台对此反应始料未及。他们解释说：《天》剧的手续合法，不存在问题。《天》剧在杭州等地也已播映，而且据说从明年一月起，全国各省的卫视台都将陆续播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要我们停止发行和播映的通知。

针对王桂林等人的指责，林宇不否认刚开始确实认为王玉荣杀亲是一个"慈母孝子恶妇"的故事。林宇告诉记者，王桂林口口声声说我们欺骗了她，可能吗? 她明知我们是在拍一个纪实性的电视剧，在剧组采访时她又以真实的姓名和身分出现。因为该剧是同期录音，不可能对摄制过的镜头重新配音对口型，所以拍完后打字幕时对个别人用的是真名实姓。希望不要因为我们给了死者一丝同情，给了事实应有的尊重，就翻脸给我们编段子。

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说法，林宇觉得好笑。我们党揭露了腐败，能说损害了我们党的名誉吗? 北京市揭露了陈希同，就能说是歪曲党的形象吗? 采取抡棍子、扣帽子的态度来对待文艺作品，那是过去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事，如今早已吃不开了。

不管怎么说，《天伦审判》引起了大家对老人问题、家庭问题和残障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当然，这场风波也引起了大家对诸多问题的思考。



宝鸡县新街乡官村千年古槐 图/晏亮

宴友思 头条新闻大赛

陕西工人报 SHAANXI GONGREN BAO

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复字 2281 期

代号 51—7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1998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五 今日 4 版

漩康头曲 陕西名牌

陕西安康洁康酒业有限公司 厂址：安康市巴山东路 号 电话：(0915)3212493